

渡边淳一

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

香囊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渡边淳一

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

香囊



熊淑娥 王一先 张婧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囊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熊淑娥等译.

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1

(渡边淳一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)

ISBN 978-7-5039-3179-6

I. 香… II. ①渡…②熊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1722 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01—2006—5969

匂い袋 2006年4月第一刷発行

© Junichi Watanabe 2006 Printed in Japan

ISBN 4-02-250091-3



香囊

著 者 [日] 渡边淳一

译 者 熊淑娥 王一先 张 婧

丛书策划 刘宝华 沈悦苓

责任编辑 金 燕 董 耘 胡 晋

责任校对 方玉菊 崔建文

装帧设计 宝 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

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3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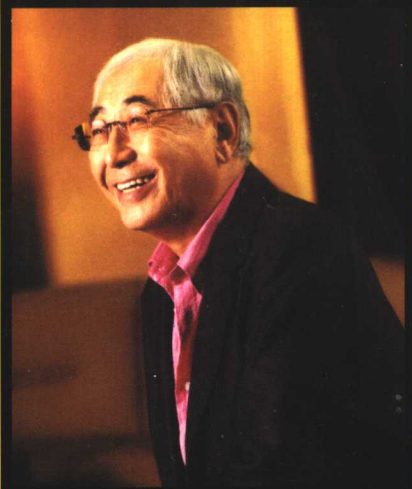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10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179-6/I · 1494
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渡边淳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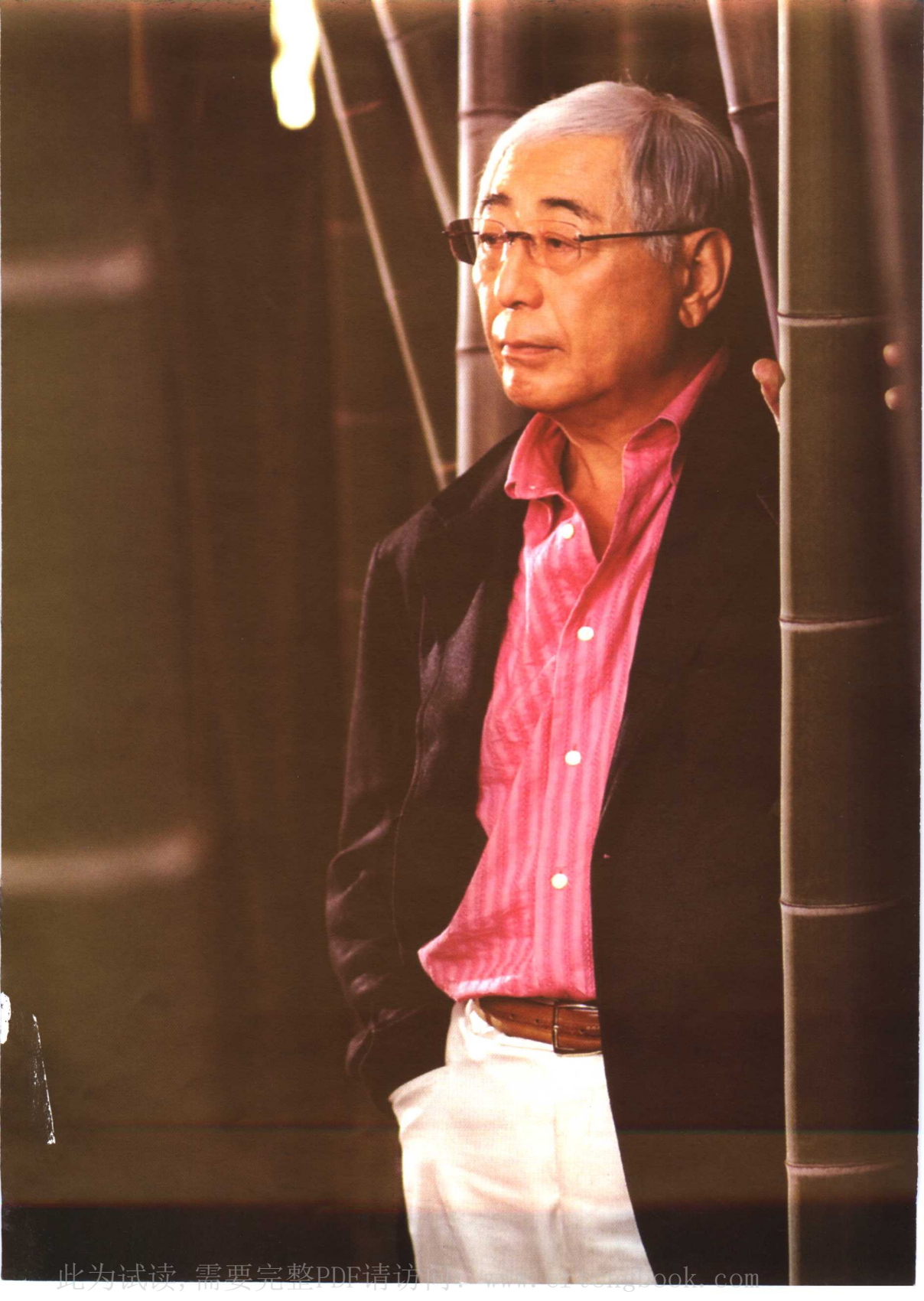
watanabe junichi

日本当代著名作家。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。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并担任整形外科讲师，医学博士。授课行医多年，后弃医从文，从事文学创作。

1965年以小说《死化妆》获新潮同人杂志奖，正式登上文坛。1970年小说《光和影》获直木文学奖。1980年以长篇传记作品《遥远的落日》获吉川英治文学奖。著有五十余部长篇小说及多部随笔散文及传记作品，成就卓著，影响广泛。

代表作《失乐园》曾先后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，在日本出版印刷达260万册。

渡边淳一的作品十分唯美，并专注于人物感情描写。从医的经历与生活的积累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，他的小说在题材、手法、观念等方面为日本文学拓展了新天地。被誉为“日本现代情爱文学大家”、“现代男人的代言人”。



目录

目
录

香囊 /1
玻璃结晶 /17
午后别离 /53
恋川 /68
疮痍 /91
沃子的诞生 /120
宣判 /153
礼物 /189
解剖画家甚平的秘闻 /212

香囊

法子到达六本木地铁站的时候，正巧遇上了暴雨。

在横滨上东横线的时候，天还好好的，暴雨可能是在中目黑换乘的时候开始下起来的吧。

虽然是五点刚过，但十一月白天日子短，加上天空乌云密布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夜幕已经降临了。

出门的时候，法子还担心是否会下雨，于是带上了防风雨衣和折叠伞。但是没想到雨会下得这么大。

没有带雨具的人们堵在地铁站的出口，观望着天气。

法子在人墙后面，穿好雨衣，打开雨伞。

从六本木车站到时村的公寓门口，走路大概需要近十分钟的样子。时村说只需要五六分钟，那是因为男人走路的速度比较快。

法子开始后悔自己穿和服出门了。直到中午都还是打算穿洋装来的，可一到了下午主意就变了。

“洋装虽好，但还是穿和服更有女人味。”时村经常这样说道。

法子下午改变主意，不仅是因为时村这么说过，还因为半个月前刚买了

道明的绑和服腰带用的丝带。与浅紫色的绉绸相配的紫色丝带，和白色的盐泽和服腰带更是相得益彰。时村看到了的话，肯定会夸奖一番的。

法子穿着和服出门却遇上了大雨，不免有些懊恼，但是，此时她只想早点见到时村。

但是，雨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的。

平时出租车都是跑空车，今天因为下雨怎么也不见来，即使偶尔来了一辆空车，也早就被别人抢先了。

又赶上下班的人流高峰，人行道上人满为患，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别人的伞，法子一路磕磕碰碰地向前走着。

路左边的一栋大厦里有个汽车展示厅，大厦上的电子时钟显示已经五点过十分了。

和时村约的是五点。法子就是按时到了，也经常遇到有客人，或者接很长时间电话的情况，所以迟点到也没什么关系。虽然时村很忙不好让他等得太久，但因为他是自己的公寓里等，稍微晚点到应该问题不大。

但今天与法子见过后，时村肯定还是要出门的。一般都是八点，有时会拖到九点出门。时村已经养成了与法子约会结束后再出门的习惯。

制作人多半都是在晚上与人见面谈工作，但也并不是每次都是为了工作。有时是和朋友一起去酒吧喝酒，有时是去和别的女人约会。

但是，在黄昏来临到八点左右这段时间里约会与其说是时村的希望，更不如说是法子的意思。

从六本木车站到法子住的横滨市的弘明寺车站，顺利的话乘电车也要一个半小时。即便丈夫不在家，但想到上初中一年级和小学六年级的两个孩子还在等着妈妈回家，十点之前一定要赶到家里。从十点往回算，八点钟就必须从六本木时村这里出发回家了。

时间相对比较自由的时村，有时也会要求她早点出来在中午见面。法子一想到两个人在白天除了上床无事可干就提不起精神。总觉得自己已经掉进了欲望的漩涡，内心有点不安。

相比而言，在夕阳西沉的时候出门，晚上回家，多少有种从欲望的牢笼中逃脱的感觉。

时村是在得知法子八点钟就要回家以后，才决定与法子约会完再出门的。因为这个，法子也就没有理由去责备时村了。

总之，迟到的话，约会时间就自动缩短。

遇上天气好的时候，法子从六本木车站往时村公寓所在的饭仓方向去的途中，会边走边留意路旁的商店。时间充裕的话，也会去时装店、首饰店里转转。因为路上有家寿司店，也经常去买点可以外带的菜肴、点心和水果之类的。

然而，时村却不怎么吃这些东西。原因有二：一是他本身不喜欢甜食；二是这样会造成饮食不规律。因为一般与法子约会完，他都要出去聚餐的。

没办法，法子有时就买花。在冷清的男人家里，花能增添不少情趣。

今天选择冒雨走路的理由也只有一个：买花。让出租车司机中途停车等的感觉非常不好。

大概走了五百米的样子，法子进了家位于大厦一层的花店。

因为下雨，花显得格外的香。

“麻烦每样拿五枝。”

对着店员刚说完，法子在想时村的房间里是不是已经有花了。

或许会有点多余，但是想到花就是再多也不为过，就买了白玫瑰和黄玫瑰，一共十枝。

二

法子到达时村公寓的时候，五点半刚过。

“你来晚了……”

一见面，时村就这样说道，但并没有不高兴。

“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我可是走着来的。”

“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”

时村站在门口，礼节性地亲了亲法子。

“等一下，走过来时有点热。”

法子马上把头扭开了，不想被时村知道自己在雨中走了路，身子汗津津的。

时村的客厅有十张榻榻米那么大，里面的卧室是八张榻榻米大，虽然不是特别宽敞，但是对于一个人生活的男人来说，已经足够了。

房间看上去非常简洁，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。客厅中间有会客用的全套家具，往前窗户边摆着西式餐桌。接下来的左边是柜子和壁橱，所有的琐碎物品都放在右边嵌入式的橱柜里，整体给人一种把日常生活用具控制在最小限度内的感觉。

法子每次来都有一种感觉，即这屋子肯定有女人来帮忙收拾过。

虽然时村说是他自己收拾的，但是单凭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。

虽然男人也能用电动吸尘器吸吸尘，整理一下散乱的书籍资料，但这个房间每个角落都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所见之处并不只是觉得干净而已，像书架的边角、窗户边上都被仔细地擦拭过了。所有这一切都表明，这不可能是时村自己干的。

像今天也是，虽然桌子上杂乱地堆着些书，茶几上也散乱地摆着啤酒瓶、吸管之类的，但是房间的角落里却是非常的干净。

在这种整洁背后，法子清晰地看见了女人的身影。

但是，法子却没有任何能够责问时村的理由。即使已经不爱丈夫，法子还是有夫之妇，而时村已经和妻子分居了，是个单身汉。法子并没有追问是谁帮时村收拾房间的权利。

“房间很整洁啊！”

法子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，时村像是没听见一样没有作声。

“我带了花过来……”

刚说一半，法子就打住了。

“果然有花呢。”

左边壁橱上面的白色花瓶里，插着好些菖蒲和丝石竹。

“虽然想到你这里一定会有花，可还是买了。”

一想到自己为了买花竟然从车站一路走过来，穿着和服在暴雨中狂走的
确够傻。

“那个，我正想扔了呢。”

“还很漂亮啊，扔了可惜了，谁插的啊？”

“没有人插啊，是认识的经理过来拜访的时候带来的。”

虽然时村装得若无其事，但是很明显一定是有懂花道的人来侍弄过。

“还有其他的花瓶吗？”

“只有小花瓶了，那个扔了也没关系。”

“可是，这样会辜负送花人的心意的。”

“没事儿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为了稳妥起见，法子连花带瓶一起挪到了洗池旁边，将花取了出来。

“明天送花的人看到了会不高兴吧？”

“明天从早上开始就要进棚了。”

“那就只能今天见了？”

“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”

“可能吧！”

法子将开得正欢的菖蒲从中折成两段，扔进了水池下面的塑料桶里。

“喝点什么吧？”

“我不想喝。”

水池的不锈钢台子旁边放着一小块花纹图样的抹布，法子以前没见过这个。她把菖蒲和丝石竹全都扔进了塑料桶里，像是为了消去这个未曾谋面的女人的味道，连同花瓶里的水也一起倒掉了。

“临时决定下周四要去趟新加坡。”

像是为了换个话题一样，时村说道。法子背对着他站在水池边听着。

“工作？”

“外景拍摄的实地勘察，呆五天就回来。”

“啊，那今天你岂不是会很忙？”

“再忙，没见到你心里也不会踏实。”

“不管对谁，你都是这样说吧？”

“说什么傻话……”

法子把新买的玫瑰去掉叶子，插进花瓶里。

“这和服真漂亮。”

法子这才发现时村正在后面注视着自己。

“稍微往我这边转点身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想看正面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都没让我好好瞧瞧你。”

“够了，你不是总能遇上漂亮的女人吗？”

“总之，你先转过来。”

时村凑了过来，手里还拿着花的法子便回过头来让他看。

“真合身，果然还是穿和服好看。”

“与这一比，洋装就逊色多了？”

“洋装虽好，可还是穿着和服女人味更浓一点。这个丝带是道明的吧？”

“你也知道？”

“一摸就知道了。”

时村又要求吻。法子因为手里还拿着花，所以只好仰起下巴来接吻。

“有股沉香的味道。”

“你很懂啊。”

出门的时候在和服腰带背衬里悄悄地放了个香囊。连这个都闻得出来的男人感情一定很细腻，但是这样的男人也最容易让女人吃醋。

“快解开腰带，想看你的身体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还在插花呢。”

因为道明的丝带受到时村的夸奖，而且他也闻出了沉香的味道，法子的心情一下子恢复了不少。

“想要什么新加坡特产？”

“只要你早点回来就好了。”

法子把插好玫瑰的花瓶重新放回壁橱上。

“真漂亮，连房间里的氛围都变了。”

“其实是想说，之前的花更好看吧！”

“又在说气话。”

“是哦，我已经三十五了。”

“我四十啊。”

“你还年轻，还能玩个够呢。”

“别说那么多没用的话。”

时村一把抱起法子，走进卧室。

时村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和式衣柜，还有就是放在枕边床头柜上的台灯了。

一个人睡觉为什么要双人床呢？法子觉得奇怪并曾经这样问过时村，他回答说是因为双人床睡得更舒服。

这是为了和其他的女人睡觉而准备的吧，法子想这么说，但还是忍住了，因为她本身也是这张双人床的受益者之一。

或许，这个卧室本来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吧。

在微弱的亮光下，时村抱着法子拉开了她的衣领。

法子闭上双眼，没有任何反抗动作。

现在已经过了哭着喊着反抗的年龄了，即使时村粗暴地对待自己，身体也会顺从他。

时村并没有解开法子身上的和服腰带，只是拉开了领口，开始吸吮她的乳头。等到玩弄够了，这才把手伸进了和服的下摆。

“等等……”

法子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非常难为情。

“现在，我去脱下来。”

“快点啊。”

时村的声音因强烈的欲望而变得含混不清。

法子钻下床，到客厅里去脱和服。

下午花了一个小时才小心翼翼地穿好，因为时村想要自己的身体，就得在几分钟内脱下来。虽然觉得有点舍不得，但是时村一句表扬的话就把自己说服了。

把和服和腰带叠好，放在沙发的一端，只穿着长衬衣进了卧室，时村已经掀起了被子的一角。

“快上来……”

法子刚上床，时村便迫不及待地一把抱紧了她。

“你这里很暖和啊，很暖和。”

法子受到时村的气息和手指的引导，身体逐渐湿润起来，变得无比顺从，迎合着时村的动作。

三

时村有个癖好，就是每次做爱后都要问法子的感受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法子没有回答，像是为了挡住昏暗的灯光似的，把手放在额头上。

“怎么样？满足了吧！”

“讨厌。”

这是不用问也知道的事情。比女人更冷静的男人当然什么都很清楚，时村只是想用语言进一步确认一下而已。

“你可真棒。”

“讨厌，快别说了。”

这些年来，法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起了很大的变化，变得异常灵敏。

只要时村触摸到自己，马上就会湿润起来。即使是在家里想他的时候也会这样。

和丈夫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。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并不意味着就要失去自我。

事实上，法子的身体是在遇到时村后才完全觉醒的。

“过来……”

时村再一次抱紧了法子。每次事后，法子都是全裸，连贴身衬衣都没穿。

“滑溜溜的，摸着真舒服。”

时村的手暖暖的如同手套一般，此刻它正顺着法子的后背缓慢向下移动，这让法子觉得非常舒服，她觉得自己今天来是值得的。

“你爱我吗？”

“这还用说。”

法子把脸贴在时村的胸前，直截了当地回答。

“最爱的只有我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那他呢？”

“你是明知故问。”

时村称呼法子的丈夫为“他”。

法子对时村的爱远远超过了对丈夫的爱，正因为如此，每次时村约她出来，她都会从横滨急急忙忙赶过来。时村这样问明显是故意的。

“和他也能像这样满足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，那个人整天都不在家。”

法子的丈夫一年前因工作调动到福冈任分店店长，只有周末才回家。

“可是，他回来了你也不能拒绝吧？”

“那个人对这事不怎么有兴趣。”

“可是，他毕竟是个男人。”

“只有你才能让我的激情燃烧起来。”

虽然丈夫只比时村大一岁，但像是性冷淡，最近就是回家了，也碰都没碰一下法子，就又回去了。即使丈夫偶尔想要，法子却总是兴致不高。

“你这样，他会找别的女人的。”

“他要找别的女人，我也没法子啊。”

“你还真是挺痛快。”

“我还是上次和你，最近一直都没做。”

“已经有半个月了啊。”

其实，这期间丈夫都没有对她提出要求。

“这么久，你能忍受得了吗？”

“肯定是有别的女人了。”

“噢，这可是你的事。”

“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上床，还不如不上床的好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时村好像特别能理解这些似的，他静静地把弄着法子的乳房，右手移到法子腰下后，从下面把法子抱了起来。

“你干吗啊？”

“想看。”

时村一把将被子掀掉，法子不由得缩成一团。

“讨厌，赶快给我盖上。”

“快躺好，真美。”

时村抚摸着法子，从裸露的脚开始直到她的小腹。

“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快别看了。”

法子虽然嘴上这么说着，其实对自己的身材还是很有自信的。家里两个姐姐都很胖，只有法子一个人非常苗条，与同年龄段的其他女人比起来也毫不逊色。